

香 港 故 事



香港故事

小思著

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(V)

香港故事

小思 著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4 插页 21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

ISBN 7—80642—091—6

I·26 定价:15.00 元

序

香港，一个身世十分朦胧的城市！

身世朦胧，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。回避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。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，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。路过宋皇台公园，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，很难想象七百多年前，那大得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，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，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。

香港，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，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，紧紧追随着世界大流适应急剧的新陈代谢，这是她的生命节奏。好些老香港，离开这都市一段短时期，再回来，往往会站在原来熟悉的街头无所适从，有时还得像个异乡人一般向人问路，因为还算不上旧的楼房已被拆掉，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及高架天桥呈现在眼前，一切景物变得如此陌生新鲜。



身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我常常想总结一下香港人的个性和特色，以便向远方友人介绍。可是，做起来原本并不容易，也许是她的多变，也许是每当仔细想起她，我就会陷入浓烈的感情魔网中……爱恨很不分明。只要提起我童年生命背景的湾仔，就可说明这种爱恨交缠的景况。

说湾仔是一个与海争地的旧区，并不过分，因地大部分土地都是从海夺过来的，老街坊站在轩尼诗道上，就会咀嚼着沧海桑田的滋味。当初在填海土地上建成的房子已经残旧，给人一幢一幢拆掉，代替的是更高更遮天的大厦。偶然一座不知何故可以苟延残喘夹在新厦中间的旧楼，寒伧得叫人凄酸。有时，我宁愿它也赶快拆掉，可是，又会庆幸它的存在，正好牵系着我的童年回忆。洛克道、谢菲道，曾经是有名的烟花之地，自从那苏丝黄故事出现之后，湾仔这个名字，在许多外国浪子心中，引起无数蛊惑联想。每逢维多利亚港口停泊着外国船只时，我就很怕人家提起湾仔。我曾经厌恶自己生长在这个老区，但别人说她的不是，我又会非常生气，甚至不顾一切为她辩护。在回忆里，尽管是寻常街巷，都带温馨。现在，湾仔已经面目全新了，新型的酒店商厦，给予她另一种华丽生命。我本该为她高兴才对，但随着她容貌个性的变易，仿佛连我的童年记忆也逐渐褪色，湾仔已经变得一切与我无干了。

文化，是一座城市的个性所在。香港的个性呢？有人说她中西交汇，有人说她是个沙漠。是丰腴多彩？还是干枯苦涩？应该如何描绘她？可惜，从来没有一个心思细密的丹青妙手，为她逼真造像。文化沙漠，倒是人人叫得响亮，一叫几十年，好像理所当然似的，也没有人认真地查根究底。难道几百万人就活在这片荒漠上么？多少年来，南来北往的过客，虽然未尝以此为家，毕竟留下了许多开垦的痕迹，假如她到如今还是荒芜，那又该由谁来负责呢？这样说罢，香港的文化个性也很朦胧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



她添上一草一木，结果形成奇异园地。西方人来，想从她身上找寻东方特质，中国人来，又稍嫌她洋化。我们自己呢？一时说不清，只好顺水推舟，昂起头来接受了“中西文化交流中心”的称誉，又逆来顺受人云亦云地承认了“文化沙漠”的恶名。只求生存，一切不在乎，香港就这样成为许多人瞩目的城市了。

不知不觉，无声岁月流逝。蓦然，我们这一代人发现，自己的生命与香港的生命，已变得难解难分。离她而去的，在异地风霜里，就不禁惦念着这地方曾有的护荫；而留下来的，也不得不从头细看这抚我育我的土地。于是，一切都变得很在乎。但，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了，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。

远方朋友到香港来，我总喜欢带他们到太平山顶看香港夜景。不是为了旅游广告的宣传：“亿万金元巨制的堂堂灯光”，而是——

乘缆车上山，我们不能不注意那种特殊感觉。车子自山下启程，人坐在车厢里，背靠着椅子，必须回过头来看山下的景物。在一种要把人往下吸拉的力度中，就看见沿途的建筑物都倾斜了，尽管我们不自觉地调校了坐姿，把视线与建筑物平行起来，但其实我们是用倾斜角度看山下一切。到了终站，当满城灯火在我们脚下时，我往往保持沉默。可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香港呢？倒不如就让学生在黑夜中显得十分璀璨的人间灯火去说明好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正沉醉在过客的啧啧称奇中。

香港的夜景风光，最为耐人寻味。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闪烁，演成无尽的层次感。我总爱半眯着眼睛看山上山下的灯光，就如一幅迷锦乱绣。正因看不真切，那才迷人。过客也不必深究，这场灯火景致，永留心中，那就足够记住香港了。

我常对朋友说，香港既是一个朦胧之城，生长其中的人，自当也具备这种朦胧个性。香港人不容易让人理解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说得清楚。生于斯长于斯，血脉相连着，我们已经与香港



订下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。对于她，我们有时很骄傲，有时很自卑，这矛盾缠成不解之结，就是远远离她而去的人，还会时在心头。

倾城之恋，朦胧而缠绵，这是香港与香港人的故事。

目 录

序 1

第一辑 香港故事

- ①真的很冷 3
- ②夜市 5
- ③猫街 7
- ④听南音 9
- ⑤湾仔(之一) 11
- ⑥湾仔(之二) 13
- ⑦山景 15
- ⑧花布街 17
- ⑨电车 19
- ⑩怀旧十题 21
- ⑪咸鱼栏 31
- ⑫玻璃幕墙 33
- ⑬不迁 35
- ⑭遮打花园 37
- ⑮文华门外 39
- ⑯救命墙 42

- ⑪城市的光复 44
- ⑫大炸湾仔 47
- ⑬谁要记起 50
- ⑭博物馆里 52
- ⑮倾城失恋 54
- ⑯一梦 56
- ⑰香港故事 58
- ⑱市声 60
- ⑲忠灵塔 62
- ⑳前事后师 64
- ㉑凄凉感觉 66
- ㉒春秧街 68
- ㉓北角 70
- ㉔并不夸张 73
- ㉕“勇敢”一幕 75
- ㉖大街风情 78
- ㉗“玩具” 80
- ㉘收藏 83
- ㉙行街(画组之一) 86
- ㉚行街(画组之二) 88
- ㉛久违的滋味 90
- ㉜披头士的启示 92
- ㉝“有水放水” 94
- ㉞忘旧 96

第二辑 承教小记

- ①告吾师在天之灵 101

- ② 一块踏脚石 103
- ③ 承教小记
 - 谨以此段文字追念唐君毅老师 105
- ④ 蔡墓重修以外 110
- ⑤ 敲钟者
 - 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 112
- ⑥ 许墓 114
- ⑦ 许墓重修 116
- ⑧ 生命的奋进 118
- ⑨ 阳光 121
- ⑩ 干扰 123
- ⑪ “五四”历史接触 125
- ⑫ 三穴之二六一五 128
- ⑬ 寂寞滩头 130
- ⑭ 幽幽小园 132

第三辑 叶子该哭

- ① 叶子该哭 137
- ② 冬之小令 139
- ③ 雾散之前 141
- ④ 疯子 143
- ⑤ 误会 145
- ⑥ 忧天 147
- ⑦ 孤雏 149
- ⑧ 山中 151
- ⑨ 蛾 153
- ⑩ 花讯三则 155



- ⑪ 蝉 157
- ⑫ 蜗牛 159
- ⑬ 红豆 161
- ⑭ 白僵蚕 163
- ⑮ 告别厚重 165
- ⑯ 冰雕火凤凰 167
- ⑰ 送八十年代 169
- ⑱ 解开了山羊 171

第四辑 香港文纵

- ① 青年的导航者——从《中学生》谈到《中国学生周报》
175
- ② 半世纪以来《星岛日报》文艺副刊掠影 184
- ③ 达德学院的历史及其影响 192
- ④ 侣伦早期小说初探 211
- ⑤ 许地山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改革 225
- ⑥ “南来作家”浅说 235
- ⑦ 十里山花寂寞红
——萧红在香港 246
- ⑧ 本在人间的丰子恺 254
- ⑨ 灾难的里程碑
——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 259
- 附录：散文心事 290



第一輯 香港故事

真的很冷

冷得仿佛要下雪的样子,天还洒着雨。

匆忙踏上小巴,似乎松了一口气,因为紧闭车窗的车厢里,困住十多人的气息,是暖和了些。车窗玻璃片上迷糊一片,看不见外面景物,只有朦胧的人影灯色在摇动。这条路,恐怕已走过几百次,路旁的店铺也看惯了,本不该再有什么吸引力,但大概由于“朦胧”,睁着眼睛却看不清楚,就引起了“要看清楚”的欲望,加上交通阻塞,车子走走停停,根本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到达目的地,呆坐会叫人更心急,我竟然打开一线车窗。

冷风冷雨猛然打得一面都是,奇怪,脸上倒不觉得冷,只是寒气却自脊背侵进心窝。车子正停在交通最挤塞的闹市。那么冷,人还是那么多,把街道弄得闹哄哄,冷和雨像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似的。电器店门前的人堆外边,有一



个人,把身子屈成一团,头都埋在胸口处,背着马路蹲在地上,我还以为是堆弃置的旧棉被。他是个盲人吧?因为身边放着一枝红白、但已变得灰斑斑的盲人手杖。没有乐器,连拍板也没有,只有个扩音器,他正在唱一支走了腔的古老粤曲。没见过那么孤单的歌者,声音随着冷风,散入车声人声里。那是首古老得差点在记忆以外的粤曲,是卖唱的人的偏爱?还是他可怜得连新一点的歌曲也不懂得?眼前分明是个给世界遗忘了的人,从来也没听过那么凄凉的音调。

是的,真的很冷,报纸上有许多记录,冷死的人的名字,一个个该刻在社会福利的历史档案里。他们的名字,大概没有谁记得起,我只记得其中一个老妇人“衣衫单薄,推着木头车,经过湾菲林明道,冷死在路上”。

那线打开的窗缝,让冷风侵入车厢里,已经惹起邻座人的反感了。我伸手关上它,又是蒙蒙一片,把外边的一切隔开,就是那么简单,证明自己仍不过是个闭上窗子瞎说感慨话的人。咳!真的很冷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夜 市

黄昏，中环新填地公厕旁的小发电机轰轰响起来。电线一条一条架在空间，然后悬到小摊档的铁管上。联营的饮食大摊子开得最早，绕布在它外圈的什么椰汁蔗水卤味小摊，也早闹哄哄了。中央地段还冷落得很，不必着急，位置大概是号定的，人们也总先吃饱肚子，才来逛杂货衣物的夜市。

牛肉粥、鱼丸生菜汤、生炒糯米饭，好吃，只是也不便宜。“别想当年，又说历史。五角钱一碗牛肉粥的日子早过啦！”阿慧老爱用冷水应付我的过敏怀旧症。

中央部分的小摊子陆续开了，做买卖的细心把货物从纸箱里拿出来，灯一盏一盏亮起就像睡醒的鸟睁开眼睛。站在这儿看着空地，怎样慢慢填满了摊子，灯怎样架起来，像电影手法，时间已经在场景变换中过去了。

贴近马路边缘的小摊，灯不够亮，卖的东西也不耀目，不知道他们缺乏了什么条件，摆不到夜市的中央去。但接近巴士站那一头，却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小摊子。两个外省人卖锅贴葱油薄饼。他们一胖一瘦，头发都白了，用毛巾扎在额发间。胖的高大得像金刚，双手涨红，那么不费劲就掀动锅里的锅贴、薄饼，简直不把锅里的热油当成一回事。老紧闭着嘴，紧得使嘴角向下拉。唇中央的小肉强调地突出来，一副顽固样子。他很忙，管下锅管切管卖。由于他那么全神去煎薄饼切薄饼，对于“卖”便不大放在心上。顾客要买，得扔下钱，自己去拿，很自助式。瘦子只管低头赶面做饼，偶尔抬头，脸上皱纹的多和深，给人强烈感觉——沧桑的雕刻成果。这伙伴俩很沉默，彼此不交谈，也不像别的卖者高声招徕，他们完全投入，像精心创作艺术品般去弄锅贴薄饼，使得旁边的观众和顾客，都显得很肃穆，不会像普通逛夜摊看热闹的轻佻。

夜深了，新填地愈来愈热闹，他俩的生意也愈旺，而沉默，在喧嚣的夜市里，却成了一种夸张的特色。

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

